



人生讲义

芭蕉雨声

修修补补过日子

“你在做什么，补袜子？不会吧？”邻居一进门，就笑弯了腰。原来她看到了我手中的针线活。我说儿子的袜子破了，缝两针就好了，还能穿。她满脸不以为然。说真会过日子，她说她的儿子是绝不穿补过的袜子的。

会过日子？日子，可不就是在缝缝补补中度过的？老公的袜子破了，扔进垃圾筒我还会捡出来。他说破了就扔了吧，一双袜子值不了几个钱。可我不这样想。纯棉袜子，一双少则五六元，多则近二十元，破了一个洞，只要细心缝补，针脚平展，不露痕迹，一点不碍的。舍不得丢弃的还远不止旧袜子。报纸、纸箱、饮料瓶，用过了我都攒起来，放在阳台上，等收破烂的来取，好换成钱。我说家就得有家的样，太干净了，无异于千篇一律的客栈，单调无趣。慢慢地，老公也习惯了我的“抠门”和“凌乱”。

裤子外套，内衣毛衫，有破损的地方，我喜欢及时地穿针引线，将其细细缝合。我有一个针线盒，虽不及母亲的荆条针线筐内容丰富，针头线脑和顶针还是齐全的。每当坐在沙发上缝补着旧物，儿子、老公围在身旁，我就倍感温暖和踏实，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守在故园的母亲。恍惚中，在昏黄的油灯下，母亲为我们赶制衣衫，纳鞋底缝鞋袜的影像就在眼前。

母亲曾在做针线时告诉我一个故事。说从前有一户人家，男人嫌妻子老实木讷，不会讨巧，纳妾进门。妾漂亮，男人欢喜。那时候的袜子是靠手缝的，为了耐穿都要绱袜底，从袜底的针脚可以判断出女人的女红是否精致。这一天，男人看到惊诧的一幕，妻子拿着他脱下的袜子，正低头咬着什么，他迷惑。她却淡然一笑：“纳袜底，线不能挽结，硌脚。她小，不懂。”他恍然，原来，妻在替妾咬断每一个小线疙瘩，怕硌疼他的脚。此刻，妻子在他眼里是这般美丽。

咬断一个线头，解开一个心结；缝住一个破口，弥补一个缺憾。生活中哪能时时事事圆满而没有一点瑕疵？如果还能修补，就别轻易丢弃。损之易，捡回难。何不动动手，用用脑，穿起针线，补之连之，化腐朽为神奇，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功用并臻于完美呢？古人云：“地之秽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。故，君子当存含污纳垢之量，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。”能包容，善修缝。我想，不论是雨打后的凋零，还是狂风后的狼藉，只要用心拾掇，终会恢复其原有的面貌。

人的一生很长。在岁月里回眸，缀合起来的小零碎，一片，又一片，颜色不同，大小不一，有皱痕，不美观，但，实实在在。铺陈于每一个路口的碎片，拼对出的是我们丰满的人生。

怀孕后叶子离开了原来的单位

叶子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一刻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涌上心头。李伟知道这一消息后，也异常兴奋地抱紧了她，亲了又亲。这一天一夜，他们在一起过得异常甜蜜温存，李伟对她的呵护简直无以复加。每做一件事，他都要用温柔的眼神，甜美的微笑，看她一眼，有的时候，他又忍不住上前轻轻地环住她的腰，在她的脸颊上、脖子上亲一口，把她拉到胸前，贴紧他的胸口：“小宝贝，谢谢你，我要当爸爸了。”

叶子这才知道，原来李伟想当爸爸的心是这样急切。是啊！快三十岁的人了，哪能不想当父亲呢？叶子暗自责备自己以前太粗心。

第二天，李伟一早准备好早点，就出去找工作去了，可是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工作还是没着没落。

叶子怀孕的反应越来越大，吃一点就吐，脸色变成蜡黄。而那个秦老板却越来越不管不顾地缠着她，有事没事就到她办公室东转西转。

这时的叶子的心总是异常紧张，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她感到自己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。

她不断地警告自己，忍耐，忍耐，再忍耐。

烦躁不安的情绪，日益笼罩在这对情侣之间，他们俩都努力地掩盖着种种危机，挣扎着向明天争取新的希望。

星期三中午，叶子在办公室吃盒饭，刚吃两口，一阵恶心，使她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。叶子蹲在地上继续呕吐。



书人书话

回地儿

淘书记

许多读书人都喜欢淘书。大家乐此不疲的原因大概有二：一是可以低价购进书籍，舒缓经济压力；二是能拣来意想不到的无价宝。颇似古董爱好者于坊间淘来古稀珍品的况味。

1988年，我随南阳一位书画家到郑州学习，时年18岁，书画家30岁，瘦且高。因有共同爱好，整天形影不离。一个周末，书画家消失了半天，暮色四起方归，激动地拿出一本厚厚的书让我赏看。原来是寻觅已久的《弘一大师书画集》，解放前的版本，从地摊上廉价淘来的。他欣喜之余，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民国高僧弘一和他的书画特点来。当时，文革后文化复兴不久，许多传统文化仍失落在人们的视野外。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弘一，这位素有研究的书画家迥异凡响的评判，引起了我对这位才子的浓厚兴趣。后来，书画家专攻弘一的幼体字，逢年过节自制贺卡寄来，古朴的字体，人见人爱。受其影响，我也喜欢上了弘一，但当时他的书不大好买，就陆续从旧书中淘来了弘一大师的各类书籍，大师的执著、聪慧以及对艺术和佛学的深厚体察，使我眼界大开。

我淘来的第一本书是《金圣叹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》。那时，已从书画家那里引动了淘书

的兴趣，在异乡求学的我常趁周末，到折价书店里淘书。有一次又去淘书，一位埋头挑书的老者拿起一本书，向我推荐。我翻开，见是竖版繁体字，行间用蚊脚样的小字批注的《水浒传》，只有七十回，没有结尾。我冲他笑笑，放下了。

过了一阵子，老者似乎心有不甘，再次走来推荐，并认真地说，小伙子，金批《水浒》，是一本难得的好书。接着又叹了一口气，说，《水浒》本来不全啊。天下的好东西，难得有完美的结尾。

他的热诚感染了我，遂购书归阅，发现现为珍品。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评论家，号称江南第一才子，但他为人狂放，绝意仕进，以读书著述为乐。顺治十八年，吴县学子们为抗议知县贪墨，闹出了著名的哭文庙案，金圣叹参与其中，被腰斩于市，仅留下了六本批注书。他把《水浒传》拦腰斩断，削去投降的结尾，博古通今，细细评判，让只知道看热闹的我，走进了作者和批注者的锦心绣口、沉郁心血中。至今，这本建国初出版的书依然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。闲来翻看，金圣叹就张口说话，其揭示的人生智慧和文章技法，对我的写作助益甚深。后来，陆续买到了部分其他金批书籍，有些仍是淘来的，因为此类书读者少，即使出版，也大多沉滞书库，削价处理。对这套书，一直视作枕中秘笈，从不示人。因为金批颇不易得。

从18岁始，20年的淘书经历，使我旧书盈

匣。市井闲走，每至一处，见到旧书，就驻足翻检，颇有美食家过屠门必入的趣味。许多难得一见的野史、佛经和政治文化古籍，透过时光和人为障碍的罅隙，冉冉走来。寂寥夜雨里，我静静地从它们那被岁月染黄、湮灭的字迹中，寻求历史，思考人生。我知道了电视上风光无限的纪晓岚原来是饱受屈辱的，被皇帝斥责为“皇家蓄养的倡优大学士”，没有政治发言权；知道了清帝光绪失势时，随太后巡行，无人送被褥而长夜难眠的悲哀；知道了太平天国定都后迅速腐败，民不聊生的历史悲凉……许多迥异于流行论述的观点的闯入，引起了我对人性和历史的全方位深思，智慧渐渐增长。

淘书久了，难免会产生些经验。譬如，通过版本、序言、文字、作者，略略一瞟，便知道它是否珍贵。但因学识不足，失手的时候也不少。

曾在旧书摊与一本发黄的古本《大唐西域记》擦肩而过。后来，知其内容颇佳，却四外搜寻不见。直到前年从网上下载全书，才一睹芳容。但仍深悔当初的无知。

淘书，尽管有不少艰辛和遗憾，却是一件充满了探险与发现乐趣的事情。因沉溺此趣，出差去郑州，曾漫游到狭巷内露天旧书肆淘书，不觉天色已晚，出来时，竟找不到归途。时日既久，偶涉遐思，那漫天星斗下怀抱旧书的景象恍然在目，沉醉不知归路的诗意图和无奈袅袅而来，漾满了身心。

上帝派来的继母

母爱深沉 回刘小鸽

他们家就再也不走了，成了他的继母。父亲就把整个家交给了继母，包括他的吃、穿和各种费用。从那时起，他发现父亲也变得软弱，没有主见，家里无论遇到大事或小事，都得征求继母的意见，父亲争不过她，每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。他觉得继母太霸道，对继母的到来，年幼的他并不感到温暖，只觉得她爱的是父亲，和他无关，心里和继母总有一种隔阂，就像一块寒冰越冻越厚，越沉重。

他从小性格就孤独，也不爱讲话，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安安静静地看书、学习。最喜欢透过窗棂看阳光从院子里的枝丫间斑斑影影的散落，遐想的美好如杏花疏影里的笛声清脆悠扬。

初中毕业，他考上了县城的高中。父亲说，现在的学费太贵，再读几年书不还是到外打工？父亲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本打算让他跟着同村的人到南方打工的，继母却不同意，那一次是他们第一次争吵，为了他。继母是想让他继续上学，那一次又是父亲让步了，继母独揽专权说服了父亲，他顺利地上了学。

几年的努力，高中毕业，他坐在一所名牌大学的教室里。

上大学昂贵的费用，让父亲和继母真正地犯了愁。他们节衣缩食，承包了十几亩别人不愿

种的地，起早贪黑。放暑假，他回到家里，看到继母又黑又瘦，身上还是穿着第一次来他家穿的那件衬衣，破旧得已褪去色彩。他第一次懂了，继母是把所有的爱给了他。整个假期，对他们唯一的回报就是卖力地替他们干活，也是第一次体验到了干农活的辛苦，用汗水挣钱的不易。

大学毕业，他顺利地在城里找了一个体面的工作。有一次，和同事一起到云南出差，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一副漂亮的银耳环，精致的花纹是全手工制作，想到继母这么多年对他的爱，他却从没有送给她一样东西，花了几十块钱，把它买下。

回家把盒子递到继母手里的时候，他看到继母的手在发抖，有一种受宠若惊的高兴。她放下手中的活，擦去手上的尘土，照着镜子认真戴在耳朵上。那一刻，他也看到其实继母戴上耳环也很漂亮。

村里有人来他们家，继母逢人就说，看强子给我买了耳环呢，强子是他的小名。继母戴上银耳环时，他已发现老太太们已戴上了金耳环，是在外打工的儿女们送的。继母没有攀比之心，也不介意是金是银，就像当年不介意他打落她手中的糖一样。继母是上帝派来延续他母爱的，在爱跟前，他给继母的很廉价，而继母给他的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母爱。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四十八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
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前的桌面上，说：“把叶子的工资给我结清，否则就剁了你的手指头。”

拿着3000元钱（2000元工资，1000元赔偿），叶子和李伟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。

在火辣辣的阳光下，叶子搂着李伟，她觉得她的这个男人真是太伟大了。

自此，李伟不准叶子出去工作。

有一天，李伟对叶子说：“叶儿，咱们结婚吧！”

结婚？自己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呢？叶子有些奇怪。

“跟我回沈阳好吗？我家在沈阳有些关系势力，我们俩都调过去，有个工作，咱们一起成个家，一起把孩子带大，好吗？你愿意吗？”

叶子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。

不论你到哪里，哪怕天涯海角，我都愿意跟你回家，还有什么不愿意？她想。

房间的灯光温暖而明亮，李伟的双手握住了叶子的双手。

叶子转念又想到，李伟大学和研究生毕业都没要求回老家，这几年远走天涯也没有说过想家，甚至从来不给家里写信，打电话，今晚却忽然说要回家，并准备调回去，虽然她不知道具体的原因，但是这不合他的性格，她是明白的。

她知道，他作出这样的决定，完全是为了她和未出世的孩子，他们都已厌倦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。这一刻，他们像倦飞的鸟儿要投林，想急急飞回那个旧巢。

里间的秦老板听到声音，走了出来，待她吃完，双手把住她的肩膀，把她扶了起来，让她坐到办公桌前休息，然后，他叫卫生员打扫干净秽物，又冲了一杯茶给叶子。

叶子羞愧地趴在桌上哭了起来。哭着哭着，叶子忽然感觉到两臂上像有蚂蚁在咬一般，痒痒的，又过了一会儿，这种痒痒的麻麻的感觉传达到脖颈上。她明白了，是有人在抚摸她，她猛地站了起来，用力推开了那双男人的大手。秦老板呆呆地站在那儿。

“你干什么你？请你自重点！”

“叶子呀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关心你。”秦老板镇定下来。

“谢谢，不过我告诉你，我是来打工的，不是来卖身的。”

叶子冲出了办公室。

回到家，李伟问叶子，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。叶子有些呆愣愣地走神，答不上来。李伟盯住她问：“你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哪个王八蛋欺负你了。”

叶子的泪就掉了下来。

李伟听完事情经过，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把匕首，拉着叶子就冲进了国贸大厦秦老板的办公室。

李伟怒冲冲站在了那老头的面前，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，把他从椅子上拎了起来，说：“王八蛋，敢碰我老婆，我今天就叫你好看。”

说着，“啪啪啪”几个耳光甩了出去。

秦老板被打得歪倒在桌上，大叫：“饶命，兄弟，兄弟，饶命！”没想到平日雍容大气的秦老板，会是这么副窝囊相。

那些围在旁边的小姐，一个个都在偷笑，没一个上去帮忙的。

李伟又扇了他两耳光，把匕首截到了他面